

中国当代艺术家访谈丛书

# 薛松访谈录

刘淳·著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© 三晋出版社

中国当代艺术家访谈丛书

# 薛松访谈录

刘 淳·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薛松访谈录 / 刘淳著. —太原: 三晋出版社,

2015.8

(中国当代艺术家访谈丛书)

ISBN 978-7-5457-1220-9

I. ①薛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绘画创作—文集 IV.

①J204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05178号

## 薛松访谈录

著 者: 刘 淳

责任编辑: 张 婷

责任印制: 李佳音

出 版 者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三晋出版社(原山西古籍出版社)
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

邮 编: 030012

电 话: 0351-4922268(发行中心)

0351-4956036(综合办)

0351-4922203(印制部)

E-mail: sj@sxpmg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sjcbcs.cn>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承 印 者: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960mm 1/16

印 张: 18.5

字 数: 200千字

版 次: 2015年9月 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9月 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7-1220-9

定 价: 148.00元



■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 目 录

|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部分 | 爬在墙上的歌声  | / 001 |
| 第二部分 | 海上花开     | / 027 |
| 第三部分 | 被咖啡浸润的城市 | / 053 |
| 第四部分 | 焚 烧      | / 075 |
| 第五部分 | 艺术到底是什么  | / 113 |
| 第六部分 | 生活就是艺术   | / 157 |
| 第七部分 | 世界与大地之间  | / 223 |

## 第一部分 爬在墙上的歌声

灯之于黑，为绝对之亮，相对之暗。如果周围都是黑，只有一丝亮，人们会把这个局面叫作亮；如果全是亮，只有一道黑，人们还是把这个局面叫作亮。所以，只有光明是绝对的。

——题记



薛松 M50 工作室一角



薛松 M50 工作室一角

刘淳：了解一个艺术家，没有比走进他的工作室，观看作品和面对面地聊天更直接、更鲜活、更生动、更具有感染力。尤其是访谈这种方式，能将艺术家的创作还原为个人经验，消除猜测，尽可能回到真实，让艺术归属于艺术家。

薛松：没错，一个批评家走进艺术家的工作室，观看作品，喝茶聊天，对了解和认识一位艺术家是非常直接和非常重要的。过去也有一些人对我做过不同形式的访谈，书面的、电视的、面对面采访的等等，由于时间限制或种种原因，很多都是走马观花和蜻蜓点水。像你这样做了充分的准备和长时间的访谈还是第一次，比那种只看文字、没有深入了解和接触的，要具体、生动和鲜活。

刘淳：所以访谈这种形式营造出的真实性，以及表述间的词语和其中的微妙关系，都能将视觉艺术和文本艺术这两种语境勾连在一起，从而显现出对一个时代的重新思考，也是对一个艺术家重新认识的具体体现。

薛松：在一个艺术家熟悉的环境进行这样的采访，他会感到踏实，因为这是他每天工作和思考的地方，他会有一种稳定和踏实的心理感觉。但这种访谈可能会很严肃，缺少生机和轻松的气氛，所以我觉得在酒吧里可能会更有意思。因为酒吧本身就弥漫并释放着一种自由和无拘无束的气息，在那种状态中人会获得轻松的感觉。

刘淳：在酒吧进行访谈，这个问题我想过。但酒吧有它的局限性，酒吧还是比较乱，别人会影响我们的工作，或许我们的情绪会影响到别人。如果仅仅是喝酒聊天，酒吧当然是最好的去处。但它不适合长时间的采访工作。

薛松：也许吧。我考虑的问题和你考虑的问题是不一样的。你可能是在批评家的思维方式上考虑问题，我恰恰是在艺术家的思维方式上想问题。

刘淳：你选择酒吧主要是为了喝酒，在采访过程中喝点酒，会激发你的情



绪，也会激活你的思维方式和对很多问题的判断力。

薛松：是这样的。喝点酒，人的状态会发生变化，许多东西会被激活。不喝酒，总是处在一种清醒和严谨的状态中，有些东西是僵化而不是鲜活的。

刘淳：工作室和酒吧的主要区别是一个人的内心状态和情绪的变化，我相信，这是环境决定的。

薛松：但是对这样的访谈，我还是能够适应环境的，毕竟是在我的工作室进行，对这个环境还不至于很陌生。好，我们就在这里开始吧。

刘淳：我们先从你的童年和故乡说起。故乡对任何一个人来说，就是他童年的一首歌，一首熟悉而遥远的歌。

薛松：故乡，这个说起来非常简单的名词，在每个人的内心都会非常复杂。在一般的意义上说，故乡无非是亲情、友情还有儿时的往事和记忆。有欢乐也有痛苦，这是所有人在童年都会经历的。

刘淳：故乡，在你的生命中究竟是怎样的记忆？

薛松：有物质的，也有精神的。淮北的风在四季总是旁若无人地吹着，芳草漫不经心地疯长，猎犬未知何故地叫个不停，树叶大肆挥霍地黄着……有时候，乡愁就是一种离去的忧伤，氤氲不散。

刘淳：故乡，无论在文学和艺术，也包括影视作品，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，也是一个游子生命中永久的惆怅。你离开故乡 30 多年，那么你心中的乡愁，究竟是对故乡和亲人的怀念，还是时光与岁月在心中的涌动？

薛松：的确，故乡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，也是文学和艺术作品中一个永恒的主题。一个人对故乡的情感是很难用语言描述的。乡愁对一个游子来说，不仅仅是对故乡和亲人的怀念，它是多方面、多种因素且非常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个人情感。我小的时候，心头总会生出一种强烈的愿望和冲动，就是想离开家乡，想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



界，看看家乡以外的风景和更宽阔的世界，那里一定有比家乡更壮丽、更精彩的东西在等待着我们。那会儿这种愿望非常强烈。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就会有一种强烈的回归愿望。有时候我特别想念小时候吃过的东西的那些味道，回到家乡看见老人都非常亲切，看到童年一起玩、一起渐渐长大的伙伴，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情绪在涌动。欧洲一位哲人曾经这样说：“乡愁是所有痛苦中，最高尚的一种痛苦。”所以我想，乡愁在任何一个人的生命长河中，是一个带着复杂情感的存在，是永远挥之不去的。所以我们的一生，都走在那条对故乡无限追忆却又与它渐行渐远的路上。

刘淳：实际上，“乡愁”更多的意味着一种天然关系，意味着那些“所是”而不是“变成为”的东西。你每次回到砀山，究竟要去干什么？仅仅是看看曾经居住过的房子和周围的环境，还是记忆中的某些痕迹？

薛松：这是一个大问题，很多时候也是一个边际模糊的问题。你说的这些东西可能都有，但是我说不清究竟要去干什么。可能寻找的就是那种“所是”而不是“变成为”的东西。前面提到小时候吃过的东西，这里边有味觉的记忆，其实它们始终停留在你的记忆深处。每次回到故乡，都要将那个小县城走一遍，很多年不见了，变化非常大，尤其是小时候玩耍的那些地方，在我的记忆中还保留着少年时代的梦想，现在变动太大，当年的景象几乎都没有了，所以很是伤感。

刘淳：你出生在安徽砀山，请你说说砀山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？

薛松：砀山是安徽最北部的一个小县城，1952年之前属于江苏管辖。这个地方是四省的交界处，与山东、河南、江苏、安徽四省相连。小时候我可以在两小时之内骑自行车转四个省。砀山也是黄河故道，公元1128年至之后，黄河曾流经砀山700余年，最后一次改道北徙，在砀山境内留下一条东西长40多公里的废河道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黄河故道。小时候我们经常去那边玩耍。

刘淳：砀山的特色是什么？

薛松：从地形特征上来说，它是平原；农业作物主要是果树，也就是产梨。气候、土壤和地貌结构与中原地区基本一样。

刘淳：砀山梨可是闻名全国啊。

薛松：对，砀山酥梨早已闻名天下。生食可清六腑之热，熟食可滋五脏之阴。还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。《本草纲目》第36卷有记载，临床也有证明：砀山酥梨有止渴、生津、祛热消暑、化痰润肺、止咳平喘、滋阴降火、凉心解毒等功效，被历代中医称之为“果中甘露子，药中圣醍醐”。万历和乾隆时就被列为贡品。

刘淳：这样混杂的地方，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属于北方还是南方？

薛松：完全是北方的生活方式。饮食上基本是以山东口味为主。

刘淳：气候呢？

薛松：也是属于北方的气候，冬天特别冷。

刘淳：小时候你觉得砀山在经济上是穷还是富？

薛松：砀山在整个安徽来说属于比较穷的地方，交通也不太方便。比如修路，每个省都是划界的，到界为止。富裕的省份都是很好的柏油马路，到我们这边就变成土路。其实，在这种“四不管”的边缘地区，每个省都不愿意花大力气在这个小地方投资做事。

刘淳：那么它的文化、经济等都有一种天然的复杂性。

薛松：对。实际上这种复杂性就是一种边缘化，反而让它有了足够的自由。

刘淳：你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，20岁就到上海求学，在上海度过了30年的时光，那么家乡砀山在你的内心深处是不是渐行渐远？

薛松：有些东西确实是渐渐远去了，但有些东西却是一生无法改变的。虽然说我在上海的时间比在家乡多十几年，但是从小养成的生活习惯

和思维方式还是带有深刻印痕的。比如小时候养成的各种习惯，比如逐渐形成的性格，比如初步形成的世界观等，从本质上说是无法改变的。但在上海工作和生活的30年，很多东西也发生了改变，但骨子里还是中原文化那深深的烙印。

刘淳：砀山在文化上受到怎样的影响？

薛松：我们砀山那个地方，在历史上它较多受老庄哲学的影响，因为老子和庄子都是距离砀山只有方圆一百公里之内产生的。我们那里的老百姓哪怕目不识丁，但他们的思想却深受老庄哲学的影响，这就是那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的穿透力，具体反映在民间智慧方面。虽说我在上海生活30年，但是我对砀山的情感依然割舍不断，就连做梦经常会梦到。

刘淳：你刚才说你的世界观是在20岁以前形成的，在我看来，人的价值观、人生观、世界观会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。你在上海生活30年了，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在改革开放中发生这么大的变化，对你究竟有哪些影响？

薛松：影响当然是很大的，这是毫无疑问的，这其中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。但我所说的是基本框架式的那种思维方式。其实在上海还是一种表面的变化，或者说是外部世界让我适应这个环境所发生的某种局部改变，但骨子里的那种价值观基本没有大的改变。

刘淳：50年过去了，生活在砀山和上海两个反差特别大的地方，你觉得砀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？

薛松：其实我是每过几年都要回老家看看，与小时候的同学相聚，他们都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，还是原来那个样子。但是我与他们相比，在认识世界和人生观等许多方面还是有变化的。他们一直生活在四省交界的复杂环境中，而我却生活在大上海，你说能一样吗？

刘淳：无论从文化、生活或者习俗上，砀山给你留下怎么样的印象？

薛松：本身它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小县城，经济上属于欠发达地区，总体上还算一个经济落后、民风淳朴的地方。从人的性格来说，不玩儿那些虚的东西，老百姓依然保持了一个非常质朴的价值观。

刘淳：砀山不但有世界梨都美誉，还是中国的武术之乡、唢呐之乡，这些东西对你的成长有没有影响？

薛松：我小时候根本没听说过什么“武术之乡”和“唢呐之乡”，只知道砀山酥梨名扬天下。武术呢，小时候记忆中好像有这种风气，也知道大一点的同学在全国拿到武术的什么奖项。唢呐在乡下很流行，红白喜事处处可见。至于说对我的成长，也许是潜移默化的，也许根本没有。

刘淳：你说过，砀山的文化和习俗比较复杂，今天你还存在着哪些难忘的记忆？

薛松：这样四省交界的地方，文化和习俗肯定是复杂的。表面上看文化交流比较活跃，但社会治安比较乱。尤其是地理和行政划分的复杂化，很容易使犯罪分子趁机而入，经常有从这里作案之后跑到另外一个省，那时候科技还比较落后，根本没有各种监视系统，所以给各类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。现在电脑都联网了，加上大环境的改变，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

刘淳：在四省交界处，砀山的语言统一吗？

薛松：统一的，语言基本是北方中原这一代的方言。

刘淳：你们说话跟合肥反差大吧？

薛松：还是比较大的。合肥在安徽的中部，从砀山出发到安庆再到合肥，比砀山到上海的距离还要远。这样远的距离，在语言上反差会小吗？

刘淳：谈谈你的家庭，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？

薛松：我父母都是教师，我父亲在安徽砀山一中教书，砀山一中在安徽省也是比较好的中学，父亲是砀山一中最早的音乐老师，后来身体不好，在图书馆工作。我母亲是砀山一个小学的校长，也是当时唯一的女校长。因为出身不好，“文革”时受到排挤和打压，批斗什么的都经历过，1968年我母亲因为长期被批斗生病了，由于当时得不到较好的治疗，就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我记得母亲的同事后来跟我说，她说当时批斗我母亲时，母亲的一个罪名跟我还有关系，那个时候有一部电影叫《红岩》，电影中有一个角色叫“小萝卜头”，因为我小时候长得很像电影中的那个“小萝卜头”，所以在批斗我母亲时，就加了一条罪名，说：“你是地主的狗崽子，你生的孩子也可以跟革命烈士的后代做比较？”这也算是一个罪名，简直是莫名其妙，这件事情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。

刘淳：你母亲去世时你多大？

薛松：当时我只有3岁，那个时候武斗依然是非常激烈。我小姨带我去医院，亲眼看到过“东方红”拖拉机改造过的装甲车在街上武斗。我们去县医院的路上，他们说小孩赶快躲开。当时给我的印象，就是整个县城是一种非常混乱的感觉。对此我还真是有印象。

刘淳：你母亲什么时候去世？

薛松：我母亲是1968年去世的。

刘淳：什么病？

薛松：开始时不断被折磨，批斗、游街等，一日三餐不能正常吃饭，导致胃病发作，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，后来转变成胃癌。开始不能吃饭，加上精神上 and 身体上的各种压力，很快就不行了。其实我母亲在当地的人缘非常好，口碑也很好，她救助过很多很多孩子。因为她是校长，有鸡蛋和奶粉等一点特殊供应，有些生活特别困难的人家养不起孩子，我母亲就会抚养，等情况和条件有所好转，再让人家把孩子领回去。这种善良的行为在当地很多人都知道，也被传



为佳话。

刘淳：你父母共有几个孩子？

薛松：我父母共有五个孩子，我上面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，下面还有一个妹妹。

刘淳：母亲去世之后，你父亲怎么来抚养你们？

薛松：我想那时候我父亲的压力肯定是很大的，这也是可想而知的。最惨的是当时只有我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来养活这一家六口人，父亲那时候也经常挨批斗，也经常被关到牛棚里面去。当时我有个叔叔在乡村，我父亲一个人没法带我们五个孩子，于是就把我们分开了，我大哥和我被分到我叔叔家里去，我当时只有3岁。我外公外婆也下放到农村，我姐姐、二哥和妹妹都跟他们到乡下的另外一个地方去，我父亲一个人在县城，每个月发工资之后，就会这里分一点，那里分一点，用这点钱来养活一群孩子。

刘淳：你父亲当时工资是多少钱？

薛松：大概是45块钱。他是1951年参加工作，抗日战争时他在安徽的一个师范学校读书，后来他到重庆去继续读书。据说我奶奶总是想念他，把眼睛都哭瞎了。后来奶奶因为想念儿子就病重了，父亲得知消息后乘船返回安徽，然后在路上辗转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回到砀山，那时不比现在，走路、乘船、搭驴车等，赶上什么坐什么，没有交通工具就走路。那次回来，父亲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砀山。

刘淳：你父亲最后是安徽什么学校的特级教师？

薛松：砀山一中，是安徽省的重点中学，也是砀山最好的中学。父亲最早是音乐老师，我小时候有一点点印象，那时候大礼堂经常有演出，父亲是钢琴伴奏，印象最深的是钢琴伴奏《红灯记》和《长征组歌》。他一个人在那里弹，然后大家一起合唱。小时候我几乎天天都去看他们排练或演出。

刘淳：你的母亲去世后，你在乡下是一种什么状态？

薛松：我3岁开始在乡下生活，那时没有人管，虽然条件非常艰苦，但玩得特别开心。一年级等于没有上课，一帮孩子天天在外面玩耍。我上二年级的时候连拼音都不会，等于没有上过学，只会捕鱼抓虾。父亲一看这样不行，后来就把我接回县城。1976年“文革”结束之后，下乡知青和下放干部可以陆续返城。那时候物质条件虽然匮乏，但童年生活还是充满自由和快乐。现在想一想，还是很留恋那段时光。

刘淳：你母亲去世以后你父亲没有娶？

薛松：没有，一直没有再娶。那个时候父亲还很年轻，40多岁。可能主要考虑这么多孩子，如果再娶一个回来，人家对孩子不好可怎么办呀。我记得我小时候父亲脾气不太好。以前不太理解，天天发脾气，很烦躁。到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才慢慢理解那时候父亲为了我们这帮孩子是多么不容易。

刘淳：可怜天下父母心。

薛松：其实，从我母亲去世后，我父亲把他所有的爱，都交给了他的孩子们。

刘淳：什么时候家庭生活有所改变？

薛松：后来社会发生了变化，改革开放了，哥哥、姐姐们都工作了，家庭的经济条件一点点有所好转。

刘淳：你什么时候产生了一种要走出碭山这个小地方的念头？

薛松：我从县城到乡下，乡下的小孩对我特别好。我们每天在一起玩耍，他们喜欢听我讲城里的事情。我们有一群小伙伴放羊，我每次都有一种走出5公里再想看看10公里以外的地方的想法和念头。可那群孩子却很害怕，觉得那些地方没去过，会很害怕，所以就不敢再往远走了。也许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的内心深处就潜藏着一种走



出去看看外面世界的愿望或冲动。

刘淳：有没有一种想法，走出这个环境。

薛松：不知道。也许有，但不明确，那时毕竟很小，更多的是好奇，很多东西事实上还很模糊，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好奇而已。但是在一种懵懵懂懂的状态中似乎也明白一点，再往前走会有什么呢，会是什么呢？！里面究竟包含着人生的希望，还是一个抽象的向往。其实还是充满了好奇和渴望，总想知道或发现什么。

刘淳：你的初中是在哪里上的？

薛松：砀山一中。我记得初中时我非常喜欢看电影，因为在电影里能接触到外面的世界。后来我父亲在图书馆工作，那是我自由出入的地方，也是我非常向往的地方，看画册、看各种各样的图书。但数量非常有限，因为我们那个地方非常贫乏。

刘淳：那时候是不是对视觉图像就发生了兴趣？

薛松：可能会有一点，我想那个年龄的孩子都会有。比如看电影，尤其是外国电影，里面有漂亮的城市和高楼大厦，还有大海和沙滩，有山有水，有花草有树木，就觉得和我们生活的地方有很多不同。

刘淳：有没有一种理想？

薛松：我记得小学老师经常会问我们，你的理想是什么？很多孩子说想当科学家，当数学家，当医生，当工人，当人们解放军等等。当时我说，我的理想是当猎人或者当渔民。

刘淳：你的“理想”倒是非常古怪，是不是一种不安分的表现？

薛松：是的，就是一种不安分的向往。大概与小地方的封闭和落后有关。

刘淳：为什么想到当猎人或渔民？

薛松：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没有，我们那里到处都是光秃秃的平原。

刘淳：光秃秃的平原怎么会想到猎人和渔民呢？

薛松：电影里看到的，所以就好奇，就向往。

刘淳：足以证明你的胆量和野心。但是你并没有看到猎人和渔民呀？

薛松：电影上看到过，觉得那些地方可以抓鱼，可以坐船，可以上山打猎……自由自在，所以让我向往。

刘淳：其实仅仅是一个孩子天真的想法。

薛松：就是一种天真的幻想，与未来所谓的理想没有半点关系。

刘淳：有意思。回顾你过去 50 年的人生，最让你满意的是什么？

薛松：很难用最满意来概括过去 50 年的人生。我觉得一直在人生的路上往前走，每走一段都会有一点让我满意的地方，而且我还觉得前面的路很长，还有更精彩的地方等着我。每每想到这些，我会感到欣慰，感到无比的舒坦。也许这就是我最满意的地方。

刘淳：如今，你在艺术的探索与实践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，难道这还不令你满意吗？

薛松：作为一个职业艺术家，目前所取得的成就应该说都是阶段性的，还不能“满意”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和描述的。一个清醒的艺术家都会明白，他永远都会在探索与追求的路上，他永远不会满足，更不会“满意”。因为，艺术最大的魅力和诱惑力就在于不断地发现与创造，所以永远不会满意。

刘淳：那么你最大的遗憾又是什么呢？

薛松：最大的遗憾就是母亲离开我们太早了，我基本上没怎么享受或拥有过母爱。

刘淳：你的母亲离开你时，你记事了吗？

薛松：我母亲离开我们时，我只有 3 岁，对很多事情的记忆还很模糊。一